



孔子



第一輯

民族偉人



作者小傳

黎東方先生，字次青，現年卅九歲，河南正陽人。少受業於梁任公先生，專攻史學。後入巴黎大學，從「諾波」(Charles Seignobos)先生治史學方法，從馬耶埃 (Albert Mathiez) 先生治法國革命史，得有文學博士學位，並膺最榮譽記名 "Mention Très Honorable"。壬申歸國，專治中國古史，歷時十載，成「中國歷史通論」——「遠古」、「春秋戰國」兩篇(均商務出版)。歷任中山大學、中央大學等校教授。已刊著作除前述外，計有：「世界聯邦論」(法文本，巴黎西來書店 Recueil Sirey)、「法國革命比烈二邦志士記」(法文本，巴黎齊夫書店 Jeune en Cie)、「希臘城邦」(商務)、「風俗科學與倫理學」(商務)、「從氏族到帝國」(商務)、「先秦史」(商務)；譯有施亨氏「歷史唯物論批評」(獨立)及「歷史之科學與哲學」(商務)等，均傳誦一時。本書係作者本照梁任公先生之理想，根據左傳、學、庸、檀弓、禮運等書作傳，力矯史記孔子世家及今本孔子家語之闕誤，在我國學術界尙爲創舉。現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祕書，兼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委員會常務委員。

勝利出版社編審組謹識 三十三年三月

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旨趣

潘公展

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。我中華民族，立國迄今，垂五千年，並世國家，其文化之悠久，殆無其倫。近百年來，他從一個堂堂大國，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殖民地，不平等條約的桎梏，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，於是有由懼外而媚外、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。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算，即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。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，鼓動國民革命，數十年間，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，而尤其自抗戰軍興，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，作堅苦卓絕的鬥爭，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日本，打得日暮途窮，陷入毀滅的深淵，於是全世界人士方驟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。

抗戰一開始，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：「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」。這「無窮的威力」是什麼？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，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，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能瞭解。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。

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，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；它照耀着東方，也照耀到西方。全世界的人們，在驚奇，在禮讚。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秘的奇蹟，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。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，是導源於優良的

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；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，一面卻大聲疾呼的要效法「中國精神」。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，一語道破，他們說：「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，過去不無疑義之處。但時至今日，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，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，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者，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」。

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，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，溶化而成爲自尊自惜的高尚德性；更由這種自尊自惜的高尚德性，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。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，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，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，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。在平時，我們是生於斯、息於斯而不自知，可是一遇到國家危難之秋，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，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，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，便如疾風驟電，有觸即發，無堅不摧。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，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，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。我們愈感愈強的原因在此，我們「威力無窮」的關鍵亦在此。

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「中國精神」！

近百年來，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「中國精神」，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，把民族生機斷絕殆盡？而最可痛心的，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，民族中還不免有

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。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；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罪邦看作祖國，這真是道地的「文化奴隸」。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，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，更應當倍加努力，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「中國精神」，並且還要發揚光大；拿這聖潔的火種，去變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。——這是我們編纂這套「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」的主要動機。

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，既不是整理國故，也並非懷古幽思，更談不上復古傾向。它祇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，貢獻力量，建築小小的基石。我認為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：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，從根救起；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，迎頭趕上。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。

有人說，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，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，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？這種見解，似是而非。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，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；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，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。因為多數人的活動，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，如夏禹的治水，孔子的教育，秦始皇的統一，成吉思汗的遠征，國父的革命等等，並非一人一姓之功，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。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，也不是為某一個人作年譜，而是

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。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，決不是復古運動，而是含有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的重大意義，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，描寫其所以成為偉人的精神所在，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。譬如敘述夏禹治水，僅僅敘述事實，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。因為夏禹治水的事實，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，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，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「有為者亦若是」。有了一位夏禹，已經能够扭轉乾坤，假使有許多夏禹，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！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，雖是檢討過去，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。

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，不外「立德」、「立功」、「立言」三者。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。有大德於天下，永為國人頂禮膜拜者，為民族偉人；列第一輯。有功勳於國家，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，為歷代賢豪；列第二輯。學術思想和照耀千古，堪為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，為學術先進；列第三輯。共凡三輯，都三十冊，如有必要，亦得增減。如此，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，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。為了普及宣傳，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，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。為了節約紙張，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，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為度。

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，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，由衷的感激。茲非筆墨所能表達。現既編纂就緒，刊行有日，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，奉告讀者。

弁言

要研究孔子的生平，史記「孔子世家」與今本「孔子家語」均不可靠，崔述的「洙泗考信錄」，又有些懷疑過分與辯護過分的地方。因此，梁任公先生便希望能有一本完全以左傳前十五篇、論語及禮記中的學、庸、檀弓、禮運等篇為依據的孔子傳。我這本稿子，雖則盡了我的最大努力，但究竟是限於我的學識與寫文章的技巧，怕不能告慰梁先生於泉下。我很感謝潘公展先生，若非他熱心贊助中國史學會，並且以這一套傳記叢輯來督責同人，我也許要繼續畏懼寫撰此傳之難而始終不敢執筆。今年的八月二十七日，我曾經有機會參加疏附的各界紀念孔子大會，作了一番關於孔子學說的演講，這對於本書第七、八、九三章的內容結構上，實有很大的幫助。

著者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於莎車旅次

目次

目次

孔子

第一章 孔子以前



孔子以前，中國已經有過很長的歷史。一般說來，中國的歷史共有五千年左右，在孔子以前，剛好有二千五百年；在孔子以後，直到現在，剛好也是二

千五百年，孔子生於公元前五五二年，今年是公元一九四三年，合起來，是二千四百九十五年，與二千五百年相差不遠。

就整個的中國歷史來說，孔子還不能算作一位上古的人；我們似乎僅僅可以說他是一位中古的人，甚至連古字都用不上，因為他的學說，到今天還是很新鮮；他的思想到今天還是中國多數人所贊同的思想；他在我們的心目中，簡直佔有高於任何一個近代哲學家所

佔的地位；我們尊奉他，如同尊奉一個活着的老師一樣。他差不多是一個現代的人。他的確是不朽了。

對他以前的二千五百年來說，他是集大成；對他以後的二千五百年來說，他是百世師。讓我們在這裏本書開始的第一章中，先就「集大成」三字來說明；等到最後，在本書結尾的一章，再就「百世師」三字，加以說明。

集大成：他是如何集合了古聖先賢的學說與教訓，結束了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的歷史呢？我們先要研究堯舜禹湯文武以來的歷史究竟怎樣，古聖先賢的學說與教訓是些什麼，才能進一步明瞭孔子的成就。

堯舜所行的制度，是公天下。所謂公天下，是帝位不傳於子而傳於賢。堯不傳位於自己的兒子丹朱而傳給舜，舜不傳位於自己的兒子商均而傳給禹，這都是不以天下為一姓一氏之私；把帝位看成一種「公器」。在堯舜二人看來，帝位是一種責任，一種義務，而不是一種權利。

那時候，中國還是一個部落社會。每一部落，自有其世傳的君長。許多的部落結爲同盟，共同擁戴一個盟長。帝堯帝舜便是前後兩任的盟長。帝堯是陶唐氏；帝舜是有虞氏；他們分別以本部落的氏長的資格，充當中原同盟的盟長。所以帝堯雖則傳了帝位給舜，他自己的陶唐氏部落依然繼續下去，由丹朱以次的子孫代代相傳。帝舜於傳位給禹以後，有虞氏部落也同樣地繼續存在，由商均以次的子孫代代相傳。

人類社會在最初的時候原是一盤散沙。當舊石器時代開始，人類渾渾噩噩，不知道何謂組織。其後知道有母，才有所謂母系傳統的氏族，再其後知道有父，才有所謂父系傳統的氏族。由氏族而部落，由部落而同盟，中間不知經過若干次的流血與混血，若干次的戰爭與婚姻。等到短期的同盟，演進爲長期的同盟；在長期的同盟中產生一個核心，某一部落或該部落的君長，以他的領袖才能與領袖道德，換取了羣衆的熱誠擁護，願意奉他爲長期的、終身的領袖，尊他爲人間的天神（這在西洋叫做「神化」 Apotheosis, deification）。稱他爲帝（帝字的古義是神），像唐虞時代的人們尊奉帝堯帝舜那樣，中國的社會實在已

經是進步得很了。

再進一步，同盟的基礎更加鞏固，領袖的威權與德望更加擴張，使得各部落的百姓，不僅願意終身擁戴他，而且在他死後仍舊感激不已，要繼續擁戴他的兒子，這就產生了一「朝代」，也就是大禹以來家天下局面。

夏朝從禹開始，到桀結束，一共有十七位君王，前後經過四百七十一年。在這十七位君王之中，起初真正是各部落一致擁戴的共主的，恐怕僅有禹、啓二人。到了第三代，太康，就因為些小的外患，而喪失了領導權至四十年之久。其後少康中興，與其說他是復國，不如說他在事實上另外創立了一個新的朝代。中央的威權，從少康以後，得到較長時期的高漲。然而遇到孔甲，便一蹶不振。最後，桀要專憑武力來鎮壓各邦，「武傷百姓」，就被成湯所領導的反對勢力所推翻了。

成湯是中國歷史上實行革命的第一人。傳說他的始祖是契，爲帝舜的司徒，封於商邑。其後就世爲夏朝的諸侯。現今我們根據安陽殷墟所出土的甲骨，知道商對夏的關係，

並非諸侯對天子的關係；而是一個盟屬國對盟主國的關係。商國的先君如王恆、王亥，都是稱王的；「契」在世本一書之中，也是寫成玄王。在夏朝的時候，恐怕不僅商國稱王，若干的所謂侯國都是各有其半獨立地位，一律自稱其君爲王。其實諸侯一詞，在西周以前，原與羣后二字同義，侯就是后，后就是君。我們倘是沒有忘記，夏朝是剛剛由一大同盟演進爲一大邦聯（Confederation），就可以恍然於此種各不相下的現象了。

商朝由成湯開始，共有三十一位君王，歷時六百二十九年。這六百二十九年之中，有所謂「五治五亂」，實則治的時候短，亂的時候長；在亂的時候，常常「諸侯莫朝」。但是有一方面，牠比夏朝進步。這就是在牠的下半期，從盤庚定居於殷起，牠不再往來遷徙，不再保存游牧時代的舊習；而且，王室不僅定居，又逐漸擴大了牠直接佔領與統治的地區，「畿領」。到了商朝末年，牠的畿領已經大到如此的程度：使得周公於討平武庚以後，把牠分成、魯、衛、宋三國依然是當時諸侯之中，幅員最大的三國。這三國合起來，北至湯陰，南至太和，東至費縣，西及鄭州。

禹湯二人，在他們當時的德望，比起堯舜來，是否較有遜色，我們在今日已經不得而知，但是他們的事功實在值得我們欽羨。禹治洪水，在外工作八年，三過家門而不入，把當時的江淮河濟四瀆，整理得井井有條；又在渭水盆地與黃河三角洲，開了許多渠道，化水患爲水利，使得多數的人民可以生存。我們到了科學如此發達的二十世紀，關於治河治淮，費了很多年的努力，還不能有若何完美的成就，想起四千一百餘年以前的大禹來，真是愧對得很。湯之代有天下，與禹異轍，可謂純由武功。但與武力統一迥不相同。他能够做到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，到處解民倒懸，使得人民扶老攜幼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，這王師真不愧爲革命的武力。他能够以一人一生的精力，奠定下商朝六百二十九年根基，實在不是偶然的。

再其後，便是文武，周朝的文王武王。文王不用干戈，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，仍舊以服事殷，是一個不爭地位、愛好和平的領袖。在詩經上，保存有虞芮二國的國君來請文王擔任仲裁的故事：這二國的國君看到文王的德教之隆，周國人民的彬彬有禮，覺到

自己爲了小小的事而發生國際糾紛，未免太慚愧了，便不再請文王仲裁，自動和解而去。從這一段史料我們可以推想到，當時必已有過若干國家，曾經先後請文王作過仲裁。文王雖則身處中國的西隅，事實上已經成了天下嚮往的一個中心。孟子也說，當時的老年人都很願意走到周國來，文王之「善養老者」，已經著名海內。他不但善養老者，實在善養一切的人：結果是天下之欲仕者，皆欲仕於文王之朝，天下之欲耕者，皆欲耕於文王之野；天下之埋怨其君的人，皆欲向文王來訴苦，請文王來替他們報仇。

當時最受人民埋怨的莫如商王紂。文王自己不肯用兵，要留待他的兒子，武王。武王一會諸侯於孟津，不期而遇者八百國，仍舊不肯有所舉動。其後忍無可忍，才「以至仁伐至不仁」，牧野一戰，紂有億兆之人而億兆其心，武王是親帶三千人，三千人一心，果然獲勝。他在歷史上與成湯齊名，都是弔民伐罪的革命家。易經上說，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」。滅紂以後，他並未併吞商國，仍立紂子武庚爲君。可惜他做了天下共主不過七年，便遽爾逝世。

在他逝世以後，武庚就聯合了若干東方之國，向周室反攻，這才引起了更慘烈的一次戰爭。在周公的領導之下，周室終於獲勝；爲了一勞永逸起見，索性把商國的國土（也就是商王室的畿領）分成三片：分封給文王之子康叔、周公之子伯禽、與武庚的伯父微子。除了這、魯、宋三國以外，周公又建置了不少的同姓之國與異姓之國。這些新封的國家，分佈於天下各地，一方面作爲周室在軍事上與政治上的屏障，一方面在文化上又作爲傳播禮教的若干中心。於是中國經過八百年的陶冶，便慢慢化爲一爐，形成一致的典型，達到車同軌、書同文的境界。

周公制有周禮。這周禮今已失傳，非現行的周官一書所可代表。但周禮的內容，賴有左傳及若干篇禮記，我們還可以知道一個大概。牠包含今人所謂憲法、禮制、與公私生活的規律。舉例來說，諸侯應該怎樣事奉天子，應該多少時候來到王京一次，彼此應該在什麼時候互相聘問一次，天子應該祭什麼，諸侯應該祭什麼，大夫與士庶人應該祭什麼，都一概有明文規定，不得違背。再舉一個較小的例子來說，國君非問疾弔喪，不得入於羣臣